郎潛二筆

燕下鄉脞錄卷三

鄞　陳康祺著

乾隆十八年近畿蝗曹文恪公秀先爲御史疏請御製祭文頒發有蝗郡縣謄黃祭告并稽古典舉行蜡祭手敕曰蝗蝻害稼惟當實力撲滅此人事所當盡至於祈神報賽禮亦宜之若欲假文詞以期感格如韓愈之祭鱷魚其鱷魚之遠徙與否究亦無可稽求未必非好事者附會其說朕非有泰山北斗之文筆似此好名無實之舉深所弗取所請不必行按文恪立朝端謹是摺

固非迎合揣摩
純皇帝宸斷精嚴猶必毅然謝絶設有以封禪讖緯之
說進者其能稍滑
聰聽乎不問蒼生問鬼神賈長沙生不逢時耳
純廟南巡江浙耆老婦女道旁瞻仰有稱
皇帝老爺者前驅衛士將執而治之
純皇亦驚訝詢之尹文端公公奏南方愚民不明大體
往往呼天爲天老爺天神地祇無不老爺者
純皇大笑麾從諸臣遂不復言公奏對敏慧爲廷臣所
交推玩此數語洵稱得體

鄂襄勤伯容安西林文端公長子也家傳方畧勇敢性成連任疆圻多所籌畫乾隆二十年偕班第公駐守伊犂值阿睦爾撒納叛逆力戰自盡

上深軫悼及閣臣議謚以公由詞苑起家議文剛文烈以進

高宗抹去二文字取剛烈二字以賜蓋夙知其忠義果毅不欲復以常例拘之

國朝賢臣必以千清端爲清廉第一羅城非人所居即王愷石崇到此豈復能豪舉公之得力在動心忍性不必以儉德稱也自江防遷閩臬舟將發趣人買蘿蔔至

數石人笑曰賤物耳何多爲公曰我沿途供饌賴此矣其自扎直赴江甯也與幼子賃驢車一輛各袖錢數十文投旅舍未嘗煩驛遞公館也在制府署日惟啖青菜江南人或呼爲于青菜僕從無從得茗則日採衙後槐葉啖之樹爲之禿諸子冬衣褐或木棉袍未嘗製一裘官楚時長公子將歸署中偶有醃鴨刲半與之民間有于公豆腐量太狹長公臨行割半鴨之謠公卒之日僚吏見牀頭敝笥中惟綈袍一襲靴帶二事瓦甕中粗米數斛鹽豉數器而已公之賢不僅以廉儉見特公之清操苦節夷險一致尤爲人所難能若夫身爲大臣但能

卻苞苴安澹泊於國計民生坐視其窳敗惰媮而絕無補救然則植木偶於庭并水不飲不更愈於祗飲盃水者乎

陳恪勤公初知西安縣邑經耿逆變後版籍殘缺豪強侵佔多至數十百頃而無稅其流亡歸籍者往往無田可耕而轉困追呼公下車即以清丈爲急務使稅出於田田歸各戶民慶更生於公生日醵錢歡飲號陳公會

邑有溺女之習公懲勸兼施澆俗頓革民生女半以陳名或以湘名以公湘潭人也烈女徐氏含冤死公爲建祠以褒其節邑人爲演鐵塔冤傳奇公忠清彊直爲康

熙朝有數名臣百里報最之初固應早著循績也

阿芸蘇州女伶也失其姓超勇公海蘭察平定臺灣還過吳當道餞之虎邱畫舫芸出侑酒公大鍾愛爲脫籍挈之去寵專房公性麤躁縱嗜欲芸婉曲陳諫多所保全公子安祿尤不檢芸能裁抑之公歿之日芸不哭泣獨絮絮向安祿規勸語以功臣子孫不易爲貴家門戶不易守安祿甚感其言是夕芸投繯殉矣公喑嗚叱咤氣蓋萬夫偏有此纏綿悱惻之貞姬報公一死英雄兒女奇事奇人惜無譜宮商以流傳樂府者按公孫女未婚守節曾蒙特旨旌奬芸事獨湮沒惜哉

滿洲完顏給諫阿什坦通經學篤於踐履順治初翻譯大學中庸孝經諸書刊行之以教旗人皆出其手時稗官小說盛行滿人多翻譯給諫上言學者宜以聖賢爲期經史爲導此外無益雜書當屏絕又請嚴旗人男女之別定部院九品之制俱

報可康熙初退閒家居鰲拜專政欲令一見終不往嗣以薦起

聖祖嘗召入便殿問節用愛人對曰節用莫要於寡欲愛人莫先於用賢

聖祖顧左右曰此我朝大儒也

于清端羅田之治備載政書稍諳掌故者耳熟能詳矣既貴而後淸操如故康熙二十年公方以兵部尚書總督江南江西在官日食粗糲佐以菜把年饑屑糠雜米爲粥舉家食之客至亦以進謂曰如法行之可留餘以振饑民也

淸端晚歲或有以蜚語聞者公心動時熊文端罷相居江甯一日過文端舍坐梧桐樹下語及之文端曰公亦慮此耶大丈夫勘得透時雖生死不可易何況其他公曰敬受教其明年乞休弗許再過文端有憂色文端厲聲曰遂忘梧桐樹下語耶未幾公卒於官康祺按

本朝名臣踵接康熙間尤衆正盈廷至淸貞介特如于
公不可謂非鐵漢然憂讒畏譏賢者不免卒賴
天子神聖末路倖全公亦可無憾已熊文端梧桐樹下
數言良臣蹇蹇良友偲偲全是一腔浩氣
即墨郭總憲琇康熙間與莆田彭中丞並以直聲震中
外世稱彭郭總憲鐫職家居時佛倫爲山東巡撫劾公
父景昌原名爾標曾入賊黨伏法並誣公私改父名濫
請
封典部議追奪並奪公冠帶逮赴江甯勘治議遣戍得
旨寬免後再起督湖南按時湖南專設總督入覲具疏訟冤臣父

郭景昌係縣庠生邑匪郭爾標無妻室安得有子不知佛倫何所聞而誣蟣若此佛時已八相
上親詰問以舛錯對
命仍給誥軸然已被誣十年矣二十九年奪封三十九年復給光山胡侍郎煦亦康熙朝道學名臣治易究圖書之蘊著函書數十萬言
聖祖屢召見問爻象疑義
命畫圖講說歎曰眞苦心讀書人也雍正九年奏河南水災忤總督田文鏡按時河南專設總督文鏡奏侍郎子胡基孟本異姓不當冒官卷中式

詔斥基孟侍郎亦落職乾隆元年事白入覲復原官並
復基孟舉人然亦被誣六年矣以
聖祖
世宗之聖明郭總憲胡侍郎之氣節學問久邀
知遇而佛倫田文鏡亦尙非神姦巨慝乃至家庭骨肉
之閒橫被傾誣至十年六年之久不敢以一言早自白
於
君父設使人壽不及待則其含負奇屈於地下者當復
何如吁直道難行仕途荆棘可畏哉可畏哉
湯西崖少宰未遇時與西溟先生同客都下每出則從

西溟借馬乘之一日西溟投以詩云我馬𤸇郎當崚嶒瘦脊梁終朝無限苦駝水復馱湯一時傳以爲笑按西溟先生吾鄉文雄呼疲瘦爲𤸇亦吾鄉土語也

雲中鮑鈔稗勺載瓜以哈蜜爲上

上常以之頒賜皆西陲所貢者每見邸鈔山右進獻有榆次瓜閩中臘月進瓜按鮑康雍閒人今邸鈔無進瓜事罷貢不知始何時

稗勺述高南阜云漁洋先生前身爲高麗國王將誕之夕有人止村廟中見途中羽葆鼓吹儀衞甚盛其人駭

懼詢之從者云高麗國王降生新城王家其人素善卦
翁急入城探訪先生已墮地矣南皋與王氏交好此說
得之於其後嗣非齊東野人之語也康祺按
本朝名臣張文端爲王敦後身裘文達有河神感夢河
間湘鄉兩相國亦相傳靈物降生此外見之紀載不可
枚舉風節文章如文簡固應生有自來
昔有粵西撫軍假公事謁制府於粵東東撫面詆其非
西撫不堪其辱云公不可獨爲君子東撫答云那箇教
汝做小人或謂東撫是佟青村法海
雍正三年八月有虎夜踰城八年大將軍宅是月大將

軍被逮右二則亦見鮑氏稗勺

純皇帝朝新安曹文敏公文埴以大司農歸養

特賜藏佛於其家爲父母壽天下榮之

紫幢王孫所錄天潢之詩爲宸萼集分上中下三卷共

二十八家計詩三百七十六首各著小傳自序一篇撰

於康熙庚辰歲第一卷中

世廟與焉蓋

潛邸之作也

鴻博科之初開以議修明史始自高等者授官過優外

間遂有野翰林之目此舉主司爲寶坻杜文端高陽李

文勤益都馮文毅崑山葉文敏四公有以詩諷之者曰自古文章推李杜而今李杜實堪嗤葉公懵懂遭龍嚇馮婦癡獃被虎欺宿構零斬璇玉賦失拈落韻省耕詩試題爲璇璣玉衡賦省耕詩若教修史眞羞死勝國君臣也皺眉按此必當時制科翰林所爲者妬寵爭榮甘爲妾婦於持衡四公得第五十人何損乎

吳薗次守吳興日崇尙風雅延致海內名士山水游讌極一時之盛解組後梅村贈以詩有云官如殘夢短客比亂山多州人至今能誦

施愚山先生嘗製芸帳題詩其上遠寄友人一時文士

多屬和名曰詩帳徐蝶園相國嘗創製詩枕當世名流亦多題詠二事極新爲他日詞賦家添一佳料

西溟先生葦閒集中苦熱行苦寒行頗寓諷刺又有詠史二疏事一篇注云龔芝麓司馬欲告假而其子尼之余爲此詩以諷錢飲光持以示龔按飲光字澄之桐城人著有田閒集龔讀之謂是有心人數日遂以病告西溟是舉洵不愧古之友道矣乃若芝麓亦賢者也

兩江制軍沈文肅公葆楨以御史典郡咸豐六年守廣信時粵逆楊輔清由吉安長驅直入所過輒陷公激厲兵民登陴死守城卒獲完其受

知大用肇始於此相傳當圍城岌岌時林夫人撤內署金帛犒士列巨鍋於大堂親職炊爨以飽饑疲時公臥起睥睨間督士卒守禦幕僚星散軍火芻薪文檄判牘咸出夫人手士民感頌慈蔭與章貢長流夫人林文忠公女也蓋家教夙湔已按文肅夫婦守城事曾文正公以之入告亦歸美於文忠家法

沈文肅公以知府告養

溫旨慰留擢吉南贛甯道復申前請

許之江皖軍事棘

命赴曾文正營未出境

特旨超擢江西巡撫時

明詔有云該撫雖係同籍養親之員第賊匪一日未平則臣子之心一日不得自安況移孝作忠古有明訓該撫家有老親因擇江西毘連省分授以疆寄敬按旨意以公籍福建與江西毘鄰也風土不殊迎養亦近如此體恤如此要任諒不至再有瀆請也公自此一出累任封圻刱舉船政武功焯耀吏事修明威惠滂敷中外翕服卓然爲東南柱石者二十年卽此見

兩朝簡拔之眞

高宗生而神靈天挺奇表規度恢遠年十二謁

聖祖於圓明園之鏤月開雲見卽驚愛

命宮中養育撫視周摯其年秋隨侍避暑山莊
賜居萬壑松風讀書其中一日望見
御舟泊清碧亭畔聞
聖祖呼名即趨巖壁而下
顧謂勿疾行恐致蹉跌愛護殊常獅子林扎爲
世宗藩邸扈蹕時
賜園
聖祖幸園中進膳特命
孝敬憲皇后率
孝聖憲皇后問安拜覲

天顏喜溢連稱有福之人以
生有聖德豫信也木蘭秋獮入永安莽喀圍場
高宗甫上馬熊突起
控轡自若
聖祖御槍殪之事畢入武帳語
溫惠皇貴太妃曰是命貴重福將過予厥後
聖祖
聖孫至德同揆
大福亦復同符
三聖相承非偶然也

雍正元年孟春辛祈穀禮成爲
世宗登極初次大祀之典
特召
高宗入養心殿
賜食一臠蓋已爲他日付託之本仰告
昊蒼故俾承福受祚也是秋八月卽遵
聖祖故事
御乾清宫密書
純皇帝名緘存寶匳
召諭諸王大臣敬藏正大光明殿扁額上

葉文敏公夙著清操家無餘財以斯文爲己任詩宗蘇陸文宗眉山生平服膺王阮亭詩汪鈍翁文而公實兼有二家之長

予告歸崑山有密陳其居鄉不法者上命蘇撫田雯察之雯以鄉評之實入奏上曰朕固知葉方藹不如是也

鈎廊偶筆王西樵常語子弟曰陳其年短而髯不修邊幅吾對之祇覺其嫵媚可愛以伊胸中有數千卷書耳按此語頗可激厲後生可見薰香傅粉世所稱翩翩佳公子者儻捫腹虛西樵見之有不驚其醜怪與

華亭周茂源釜山官秋部時以恤刑駐節雲苑有山人得罪别駕欲加以刑山人倉卒中託言秋部執友冀緩其責寶未嘗謀面也别駕謁周問之答曰此余好友幸君栝諒山人得無恙一時推爲長者按釜山後守處州有鶴林雲岫樵風諸藁詩名在施愚山宋直方之閒有子名綸字鷹垂羈丱之年嘗誑客以其詩雜釜山集中客無以辨由是著名著有芝石山堂藁綸子稚廉少年作錢唐觀潮賦爲時傳鈔下筆千言天才雄放嘗署門聯云論家世如閣帖官窯可稱舊矣問文章似談箋顧繡松江産

按二物皆

換得錢無其不羈若此周氏三世清才逸

韻屢見於居易錄池北偶談今世說筠廊偶筆諸書可
謂一門風雅矣
秀水三李自以武曾爲白眉說鈴稱武曾善爲古文間
作排偶體脫稿輒棄去客問其故曰吾家伯季並擅斯
長阿京末欲爭勝耳阿京武曾小字其風趣殊不減魏
晉間人
紀伯紫漁洋詩友有妹映淮字阿男亦工詩嫁莒州杜
氏早寡年五十餘以節終池北偶談載昔在秦淮賦詩
云十里清淮水蔚藍板橋斜日柳毿毿棲鴉流水空蕭
瑟不見題詩紀阿男伯紫見之殊不喜康祺按漁洋近

體詩先選詞而後運意意爲詞縛亦隨詞轉詞鮮妍而意揜抑反在有意無意之閒即漁洋所謂西川織錦坊及所謂神韻也此絕祇是舍不得紀阿男三字好詩料耳秦淮板橋棲鴉斜柳宜憑弔寇白門鄭妥娘一流人干白頭孀婦何事宜伯紫之見惱也

鶴汀相國賓砌阿道光朝嘗出使朝鮮攜彼國申緯詩翰一冊按申緯字紫霞歸示朝士筆墨嫻雅稱覃溪先生曰翁文達公蓋東人私謚也昔雞林賈舶購白香山詩此事尤爲儁雅

中興人物多由辟幕起家其最著者如合肥二李之客

曾文正左劉二公之客駱文忠尤爲表表頃讀祁文端公寯藻𥿄䜣亭集載文敏節相百齡督兩江林文忠及陳芝楣中丞鑾均爲幕僚文敏均許以封疆之才後果不謬陳中丞佐文敏時居署西偏池上百八十笴精舍嘗作小篆牓於亭曰个中樂及陳權兩江督篆復居此亭舊同幕友顧蕙爲作个中眞意圖僚屬多有題詠

靜濤相公栢葰以咸豐戊午科場事被戮世皆知肅順端華修夙憾也按公嘗於道光朝以少宰使朝鮮朝鮮國王餽五千金卻之請益堅攜歸奏聞請存禮部還其使臣淸節如此通榜受賂𡬶非信讞矣

道光丙戌春闈廣東一百三歲老人陸雲從應會試
恩賜國子監司業銜同時朝臣多以詩筆紀述盛事按陸
廣州府三水縣人百歲始入學
本朝三元僅江蘇錢棨廣西陳繼昌兩人陳爲桂林相
國文恭公元孫故嘉慶庚辰臚唱時
仁宗尤極嘉悅
御製詩有大淸百八載景運兩三元舊相留遺澤新英
進正論之句
崑山徐氏遂園耆年禊飲圖禹鴻臚筆也圖凡十二人
常熟錢陸燦孫暘崑山盛符升徐乾學徐秉義長洲尤

侗何棟太倉黃與堅華亭王日藻許纘曾上海周金然無錫秦松齡通得年八百四十二歲其修禊之日則康熙三十三年甲戌三月三日也

道光戊申正月二日

上以元日晴朗年豐兆象

嘉奬耆臣

特賜太學士潘世恩太傅紫繮時年八十

賜太學士寶興太保尚書保昌阿勒清阿李振祜左都御史成剛太子太保年均七十以上

澄懷八友已紀之初箏矣茲讀徥铋亭詩注知繪圖在

乾隆丙子歲越九年甲申圖中人惟無錫張公仍內直其七人或遷或歸陸續入直又得七人則星齋陳公兆崙海住金公甡文園李公中簡抱經盧公文弨金圃謝公墉敬堂倪公承寬曉園汪公永錫也因補識之

翰林例由京察一等外遷道府道光甲辰乙巳閒

召對詞臣

特旨簡用知府者鄧爾恆惲光宸劉源灝徐之銘胡正仁祁宿藻先後凡六人蓋

宣宗晚年憂吏治之日媮知承平之難恃破格求才之舉不止此也

南書房舊直廬在

禁園東如意門外乾隆年間翰林入直之所嘉慶初復

於

勤政殿東垣

賜屋三楹地逾清切而舊直廬亦不廢道光初年凡奉

命交勘書畫輒留連累日諸臣退直餘暇亦時憩此有

宮監守之見祁文端𩟐欲亭集直廬槐樹詩注

國學東廂舊有丁香一株明嘉靖二十一年司成龍石

許公賦詩寄興張水南王前峰諸公和韻鐫石傳爲掌

故

國朝康熙五十七年司業昆明謝公補栽數本與司成花西坡李南屏登宣之諸公並賦古詩以繼前軌道光二十二年松岑尚書花沙納方官祭酒復補植紫白二株賦詩追和並屬翁玉泉孝濬圖以紀之詩畫精妙酬唱徧於羣雅許公初植時歲在壬寅四月相距三百年歲月適符亦一奇事康祺按尚書經畫邊事致有桂花柏葉之謠其政蹟自有定論若太學種花繪圖索句不可謂非儒臣雅韻也又按吳桐雲小酉腴山館贈希將軍詩注云花文定師詩畫之外兼善鼓琴將軍文定猶子也可見文定平生風流儒雅但論承平黼黻原無媿喬木故家也

訥親以恃寵驕倨復貽誤金川軍務致罹重譴聞其人

操守頗廉介當隆隆赫赫時門無苞苴部院司員以公事關白必反復駁詰見有才器出衆者薦引惟恐後人訥贊樞垣時武毅謀勇公兆惠誠謀英勇公阿桂均爲庶僚訥卽密保二人內堪尚書外堪督撫無一知者迨

訥身後

高宗將原摺發出人始服其論薦之公然則訥雖功名不終其識量才猷殊非拱默私祿者可比宜

高宗之異常眷倚也

乾隆初年奏事太監係秦趙高三姓蓋

高宗借以示儆也秦太監爲

先帝舊僕偶有過失譴罰必嚴後世臣民皆以
高宗爲寬閎闊達之主而謹小愼微乃如此
聖人之所以不可測與
軍機處寄信直省將軍督撫向例於恭錄
諭旨前一行用滿漢居首大臣掛銜嘉慶二年阿文成
公卒九月
太上皇召見樞臣於萬壽山
諭和珅曰阿桂宣力年久且有功汝隨同列銜事尚可
行今阿桂身故單掛汝銜外省無知必疑事皆由汝甚
至稱汝師相汝自揣稱否詞色甚厲嗣後遂止寫軍機

大臣不列姓名著爲例可見

高宗之於和珅不過使貪使詐如古之俳優弄臣遠不逮文成諸公寘倚爲股肱心腹也

山陽潘解元德輿所著養一齋詩文集與李申耆集同名其學行亦原本經術負時令望阮文達公及朱莊恪公桂楨　尙文忠公天爵督漕運時皆願與納交文忠至欲微服往郊外相訪潘以義無所居徒駭流俗力辭文忠喟然有望塵之歎世兩賢之

林文忠戍西域時南中紳民有贖鍰之舉不期而會集白鏹至鉅萬公聞之郵書婉謝而公子汝舟言尤切至

遂不果行未幾即

賜環且重膺節鉞矣是舉在三吳士民自出於中心感激之私不暇權衡審度而揆之大臣事君之義身罹譴籍方自咎辜

恩溺職貽誤封疆何敢冀

君父垂憐倘有生入玉關之一日當公在伊江即罄私家之財足以自贖度公亦必不爲況貲出他人乎公父子忠孝純篤能見其大固非世俗所知而

宣宗皇帝之明聖雷收電霽廑念勞臣卒有以慰中外喁喁之望書之史策千載一時已 按宗侍御稷辰躬恥齋文鈔倡是舉者唐

夢蝶金眉生而遑近應之公既
命子若辭遂以金遑諸其人

湯文端公以公廉強正受知

三朝

宣宗在潛邸夙敬禮公

登極後言聽計從如石投水屢被

命馳傳出使七年九月使山右明年使宣化十月使四川明年四月還至褒城復奉

命循漢而東治獄於武昌六月抵京師十月又使閩中

英簜所屆申枉鋤強不可殫紀其奏疏最有裨國脈者

嘉慶朔尚書英和請定州縣陋規限制道光初總督孫

王庭請南漕浮收不準過八折公皆痛陳流弊其事獲寢世多稱公爲小雎州公特無道學名耳於雎州奚媿哉

湯文端治川陝獄時署按察使李廷錫知涪州楊上容知江津縣郭彬圖皆公門下士並罣吏議公當官而行無所阿花人稱其平康祺座主朱文端公鳳標公同縣後進也嘗語康祺此案全卷吾盡見按係御史許球劾陝撫楊名颺溺職一事公劾章適當其咎不徇私誼而避重就輕亦非沽虛譽而矯枉過正也康祺敬對曰此文端之所以爲端公首肯未半年而吾師騎箕易名之典適符湯相亦奇

吳三桂開邸滇雲擅選月官時號西選年羹堯在西域行營引用私人但咨吏部不由奏請謂之年選隆科多長吏部時所辦銓選官員皆自稱爲佟選佟其姓也三臣罪狀略竹難書昏制謬封若合符節後三桂伏天誅羹堯賜自盡隆科多死於禁錮不知當時依草附木之輩忝列長名榜上者作何面孔向人

姚姬傳在京師與遼東朱孝純子穎丹徒王文治夢樓最稱深友一日天寒微雪偕過黑窯廠置酒縱談詠歌擊節旁若無人明日盛傳都下既而王自雲南罷官旋

里朱爲兩淮運使聞姬傳歸三人者相約復聚於揚州
朱特修書院梅花嶺側一夕植梅五百株延姬傳主講
席即梅花書院所自始按江陰亦有梅花書院在君山頂
王次山侍御峻常熟人在臺垣志氣嶽嶽到官三日劾
罷都御史彭維新稱其很忮無學術時論嚮之退歸修
蘇州府志有明季大僚曾汙僞命者其子孫乞爲之諱
飾侍御不可賂千金不受介要津求更一二字終不許
剛耿如君吾甚惜其歸田之早也

燕下鄉脞錄卷三終

燕下鄉脞錄卷四

鄞　陳康祺著

關忠節公天培道光朝名將也起行伍拜專閫官廣東水師提督時海警方萌芽與林文忠經營十臺累戰克捷奏上公卿相賀嗣以和戰聚訟廷議蜩螗孤軍莫援公卒身受數十創以殉天下痛之方公以海運入都常從故人飲酒肆中醉而言曰日者謂吾生當揚威死當廟食今吾年四十餘安有是哉夷難起緘一匣寄家人堅不可開及後啟視則墮齒數枚賜衣一襲而已蓋死志早定也嗚呼庚辛海上之變文

臣中可倚以禦侮者僅林文忠公一人次則裕靖節耳奈懿親重臣臨戎喪膽徹防媚敵惟恐失懽以致窮島魍魎之徒橫行溟渤擇利而食而一時築室之議反以開釁責文忠以窮蹙而死謗靖節赤舌燒城天地易位至今猶有拾唾餘者至於陳忠愍公之守吳淞葛壯節王剛節鄭忠節三公之守定海及公之守虎門皆以同舟匪夫援絕鼓死結纓免冑殞我長城余生庚子世貫海東采父老之傳聞覩近年之世變濡筆紀此憤氣填膺恨不能起懦帥殘魂褫割寸封充死事諸忠臣祠廟犧牽之用嗚呼亦何及已

按關忠節在廣著籌海集其奏疏亦俊偉光明咸出公手

非假慕僚儻生承
平亦彬彬儒將也

裕靖節公之殉節中外亦多異論以康祺所聞公之死
提督余步雲陷之而公則從容就義者也方道光辛丑
七月厦門失守公得報集兵鎭海率文武僚屬刑牲釃
酒誓於衆曰逆虜悖天寒盟得氣於廣閩不爲備羅茲
痡毒今乃揚颿犯椗捲衆北趨鎭軍葛鎭軍王鎭軍鄭
先帥偏師急趨定海幕府總統大兵相機援應且虜數
和以要我今日之事有死靡他幕府四世上公勳烈不
沫受
命專討義在必克文武將佐敢有異心受夷一紙書去

鎮海一步者明正典刑幽遭神殛音詞慷慨聞者震奮
及三鎮畢命定海告陷公知不濟歎曰昔先義烈公以
乾隆二十一年八月死於難今道光二十一年八月謙
在此命也夫謂其客曰明日將戰令先有言凡軍中
諭旨奏疏及他文簿置行館中又曰余無子可以德峻
承祧又曰吾所草諸疏藏之家祠
朝廷有所推問以此進將戰又曰公等去城西數里外
觀我破賊急草露布不者與家人會於餘姚勿顧我我
死提督必以我說於夷夷雖得鎮海不能有也
朝廷復命大將斷曹娥江而西東南尚可爲勉之公浩

氣忠肝成算夙定若此豈猶夫智窮數極一死塞責者比哉而其時余步雲守招寶早怏怏懷二心方事亟公與約分險駐軍步雲忽稱疾二十六日公登城督戰親援枹鼓戰方交而步雲單騎上城有所謁公不答旋去復來曰我死固當如百口何且步雲有息女今日嫁何如哉公曰兒女情故不免然忠義事大步雲旣歸招寶山提標兵即潰公遂不能支矣投身類池昏頓展轉以死步雲雖終伏

國法而荒裔兒獠從此益輕中國黃犬東門朝衣西市豈足蔽辜

蒙古文清公松筠嘉慶十九年大拜越二年緣事罷官
僅賞一驍騎校盖兵丁抜補之階也
睿廟升遐擇日奉移
觀德殿
宣宗哭泣步送王公大臣以下俯伏甬道者白袍如雪
幾及萬人
宣宗步行方半忽趨至甬道邊扶一跪伏者之手哀號
失聲跪伏者亦搶地大慟衆遠察之則松公也翼日即
有副都御史之
命公仍得左右贊襄矣魚水之契殆非偶爾

松文清公貴能食貧老不怠事出爲伊犂將軍未挈眷屬一日遣役至京附銀五十兩將以迎夫人也役未行而銀已他用郎亦不復寄貲公子少宰熙昌竭力摒擋始獲就道夫人既至則置之别院中日扃其門供饌之外月與錢十千婢媪傭值均取給焉其内召爲冢宰也行抵涿州借喇嘛一騎連夜至圓明園家人戚友遠迎者俱不及知到園郎具摺次日召見郎進講大學首章治國平天下當自正心誠意始晚仍宿園中又次日入城先赴吏部之任日晡方歸家其妾迎於中門公顧問誰家戚誼公子曰此某姨娘也公始恍然梁氏歸田瑣

記載公逸事甚多余節採其一二而公之忠勤廉正畧見一斑矣

道光五年楊忠武公遇春以固原提督署理陝甘總督六年公子國楨權河南撫篆明年卽眞又明年公征討叛回凱旋抵京奉

諭實授陝甘總督缺公奏請假道豫省與臣子楊國楨講求營伍及操兵之法並求於陝甘將弁對調一二員赴豫教練

宣宗許可令在豫多住幾日將平日得心應手處詳告爾子使將來好爲朕出力亦可繼爾家聲技以武調文

及父子同時爲督撫皆爲
開國已還漢員所僅見然忠武父子繼世忠貞毅然以
國事爲家事亦差可仰酬
異眷矣按忠武署督篆時固原提督以公族子勤勇公芳調補勤勇雖與公異籍生平執子弟禮甚謹
實一家也
楊忠武歿後襲昭勇侯海梁撫軍服闋八都
成皇帝召見細詢忠武染病原委
天顏慘怛面諭云朕望爾父親多活幾年如國家有事
他雖不能親戰陳我問問他也得主意他歿時並無大
病這就算無疾而終爾父親忠勇朕深信不疑爾總要

體貼爾父親實心報國他在地下也喜歡的
諭畢嗚咽者久之我
聖朝篤念勳舊恩誼綢繆幾無異家人骨肉貂蟬兜鍪
之徒尚不出心肝以圖報効眞犬馬不如矣
無錫顧震滄先生棟高舉經學入都荷蒙
召見
面諭云看汝年衰是以準令回籍頤養將來朕巡幸江
南尚可見汝顧奏云
皇上還要南巡嗎
高宗默然旋

賜國子監司業銜放歸先生奏對質直固不改經生醇
樸之氣而
聖天子優容宿學度量與天地同符已
雍正二年
特旨令前明後裔世襲侯封姬客虞賓屏藩永守此三
代興滅繼絕之盛典也惟當時
諭旨稱於篋中檢出
聖祖遺詔因而頒發云云豈
世宗之歸美
先皇耶抑康熙一朝反側未定山隅海島往往借前朝

名號潛竊殷頑故三恪之封遲迴有待歟
聖作
聖述權衡至精管蠡淺見烏足以知之
田文鏡撫河南御史謝濟世劾其貪贓壞法適臨川李
侍郎入覲於
上前奏文鏡舉劾失平
世宗遂疑言官受指使
命王大臣嚴訊侍御曰文鏡之惡中外皆知濟世讀孔
孟書粗識大義不忍視姦人罔上故冒死以聞必欲究
指使者乃獨有孔子孟子耳拷掠急復大呼

聖祖仁皇帝王大臣皆瞿然起立乃罷訊入告曰是狂生妄欲爲忠臣曰刺刺稱孔孟不休終不言指使者
世宗意亦解曰是欲爲忠臣且令從軍遂
命往阿爾泰軍前効力乾隆朝復再起再被劾卒獲超雪放歸生際
聖明直如弦者固不至死道邊也

雍正之初興縣孫文定公以檢討上封事三日親骨肉曰停捐納曰罷西兵
世宗以其言戇召掌院切責之顧謂朱文端曰汝意云何對曰其言誠戇臣服其膽

世宗大笑曰朕亦不能不服其膽立
命進對授國子監司業
順治十年恆雨爲災給事中周曾發請停造
乾淸宮以錢糧賑濟軍民
詔從其請夫
宮殿爲臨御臣民循行典禮之所非若離宮別館但備
游觀
大聖人從諫如流愛民若子乃不惜節土木丹青之費
嘉惠窮檐
開國規模豈復三代後帝王所有

少時即聞鄉里父老言施世綸爲清官入都後則聞院曲盲詞有演唱其政績者蓋由小說中刻有施公案一書比公爲宋之包孝肅明之海忠介故俗口流傳至今不泯也按公當官實廉强能恤下初知江南泰州值淮安下河破水

詔遣兩大臣涖州督隄工從者驛騷閭里公白其不法者治之湖廣兵變援勦官兵過境沿途攘奪公具芻糧以應而令人各持一梃列而待有犯者治之兵皆歛手去守揚州江甯所至民懷以父憂去按公爲靖海侯琅次子乞留者萬人不得請乃人投一文錢建雙亭於府衙前名一

文亭纍遷督漕運奉

命勘陝西災全陝積儲多虛耗而西安鳳翔為甚將具疏總督鄂海以公子知會甯也微詞要挾公笑曰吾自入官身且不顧何有子卒劾之鄂以失察罷公平生得力在不侮鰥寡不畏彊禦二語蓋二百年茅檐婦孺之口不盡無憑也

康熙甲辰有星孛於翼軫抵降婁占驗者以為含譽星楊侍郎雍建時官給事中獨疏請修省

聖祖優詔答之遂赦天下宣赦後紅本下二獄囚當決楊封還紅本有

旨三法司再議二因得不死按給諫本掌封駁本朝名臣亦間有行之者惜寒蟬仗馬中孤鳳皇不恆見耳

天津城南五里有水田二百餘頃號曰藍田因田爲康熙間總兵藍理所開濬也河渠圩岸周數十里藍嘗召閩浙農人督課其間土人稱爲小江南

光祿王西莊先生鳴盛家居時有無賴子與人賭勝醉罵王氏之門門者不能忍先生力止之次日無賴子酒醒其母挈之詣先生家請罪笑謝之曰昨汝酒醉我卻不怪但以後醉了若罵他人恐致獲咎無賴子惶恐而

歸戒酒終身卒無事先生涵養如此宜其耆耆目復明年躋大耋也

本朝家法不立儲貳然亦自乾嘉已後始明宣諭旨奉爲祖訓開國未嘗有也

聖祖晚年儲位未定康熙五十年後太倉相國王公掞先後七上密疏請早建國本至六十年復申前請適御史十三人合疏上陳與公不謀而合或疑公指使

聖祖怒發公前後疏
手詔切責
命御史十三人及公之子奕清以額外章京銜往軍前
効力至乾隆初始
召還公雖以此舉獲譴而老臣納約之忠天下後世當
共喻之
魏青天者廣昌魏少宰定國知湖廣應城縣時楚民爭
稱之者也公善決獄惠政入人心鄰縣訟者咸赴愬上
官亦知之雲夢孝感民為有司所虐閉城罷市大吏親
臨不得入檄公往民望見銜牌譁曰魏青天至矣皆羅

拜旋解散嗣守杭州豁浮糧屏盜賊戢旗兵民感戴如在楚時會巡撫黃叔琳獲罪或言叔琳弟叔璥為御史巡臺灣過杭擾民民罷市世宗命將軍總督會[illegible]訊日觀者如堵牆叔璥因服噤不語將軍呼三木脅之公率錢塘令歷階上抗聲曰府縣司地方地方罷市府縣不知請先劾府縣且闔城老弱萬千在庭下辱將軍一問有無立剖安用刑為將軍目外望諸百姓訇伏同聲應曰如府君言叔璥遂得釋公後以陳臬畿輔拷人致死謫戍黑龍江乾隆元年與楊名時魏廷珍同

召見出撫安徽入貳吏部終其身世稱魏青天
康熙五十九年漢軍高文良公撫粵西鄧横苗叛公單
騎入寨宣布
朝廷威德苗衆投刃拜馬前受約束而還雍正初遷雲
貴總督西藏用兵公遣兵迎勦大小三十二戰平魯魁
茅洞諸寨逆渠次第就擒三年調浙閩福建饑公入浙
境卽發温台倉穀以振弛臺灣米禁閩人大安平生番
阿密氏之亂捷聞
世宗喜曰卿在閩朕無南顧憂矣公爲人淵深勤於治
事胸摩文案肉胼起衆任盤錯不喜功不釀亂奏刀砉

然關節開解所至人咸懷之吾友小樵刺史文良公裔
孫也爲余言家世本徐姓

尹文端晚年入相與傅文忠意見未融文忠奉
命征緬甸文端獨抗奏傅恆碩德重望軍旅非所夙嫻
況以首輔之尊從戎邊徼萬一奏凱稍遲有關國體再
四諫沮至於涕流可見韓范文富斷斷廷爭原無一豪
私見也

天台雁宕之勝甲於東南傳之圖志
高宗南巡侍臣多稱述及之者一日
召見齊侍郎召南

詢以兩山古蹟侍郎以未經游覽對
上問籍隸台州因何不到侍郎云山勢岧嶤谿流深險
臣有老母孝子不登高不臨深是以不敢往游
上適奉
孝聖皇后南來聞侍郎言遂不復巡幸浙東
康熙三十二年俄羅斯遣使進貢
仁皇帝諭曰外藩朝貢雖屬盛事恐傳至後世未必不
因此反生事端總之中國安甯則外釁不作當以培養
元氣爲根本要務
仁皇帝又云島國互市廣東百年後必爲中國之患

聖明遠慮早洞見今日時勢矣

康熙季年優人徐采給事藩邸嗾傭者殺人事下九卿議者欲脫采以傭抵趙恭毅公獨據刑部讞論采主使坐絞已而采竟減死充邊及

世宗即位仍逮采於邊論如律下

詔褒公一時豪彊大猾爲之悚慄

趙恭毅起家牧令刻苦自厲清不近名開藩吾浙謂欲令州縣無虧帑當先革藩司陋規故有錢糧加平時節饋送兵餉掛發奏銷部費諸款一切禁絕僚屬凜凜奉法律由浙撫調湖南禁州縣額外加派裁輭擡硬駝公

費脚價諸名色時苦鹽貴公諭商人盡革諸衙門陋規自巡撫始司道以下視之毋得更高價累民入長臺埴

因

萬壽恩詔請免官地民房新舊租稅奉使陝西請蠲潼衞大同府本年應徵米豆草束皆

報可公生平政蹟難僂指其大旨不外損上益下扶弱抑强助

聖天子培樹國脈蓋古所謂社稷臣也

常熟蔣氏再世名相河南學道莘田先生遺澤也公爲文肅父康熙十八年滇閩方用兵征調四出又廣開捐

納事例公官御史繪十二圖以進按蔣氏世工畫學亦自公開之一曰
饑民妻女圖二曰刑獄圖三曰寒肉讀書圖四曰春耕
夏耘圖五曰催科圖六曰鬻兒圖七曰水災圖八曰旱
災圖九曰觀榜圖十曰發書圖十一曰暴關圖十二曰
疲驛圖復爲疏極言其狀
聖祖動容嗟歎遍諸左右又嘗爲五疏論救荒之策言
切而哀逾年
駕東巡道多饑民
聖祖顧近臣曰此蔣伊所繪流民圖也公爲學道以經
術造士屏絕干請居鄉好施予多所全活詳見公家傳

行狀三槐駙馬益信古人之不欺
孫文定在楚督任內獲譴罰修順義城御史金溶奏以
孫嘉淦之操守不免議罰恐天下督撫聞而自危爲他
日地步金郎文定所取士也坐是落職然以公之廉正
罰鍰助工力必不遽有言責者分應上陳不得疑其阿
附師門也後卒起用益見我
朝舉錯之公
德格勒鑲藍旗人康熙朝官侍講李安溪嘗薦其學行
慶
召見論經義德性骨鯁不附權勢偶扈

駕巡行時相明珠見其將嚮用也使人畀千金爲裝卻不受會天久不雨

聖祖命德格勒筮之遇夬曰澤上於天將降矣一陰居上天屯其膏決之即雨

上愕然曰安有是以明珠對明珠聞而大恚二十六年冬坐私刪起居注論死遇赦以謫籍終按侍講志節貞亮芥視千金因事效忠志除奸慝其敷陳經義葢漢之劉更生而非明之藍道行事雖不成於薦主有光矣愛賢如安溪汲引於先乃不能昭雪於後豈亦畏明珠氣燄恐羅黨禍姑聽懷忠抱慤之士老死窮荒與

國朝名人集中多紀述孝子遺蹟余屢擬摭錄成書以備他日傳獨行者之采擇旣而思之凡已受旌典者其事實必已達部郎不然而州郡志乘亦當搜輯無遺何待余爲頃讀石氏獨學廬稿如蘇州呂孝子西圃者尤難能可貴已孝子嘗從父汎舟吳淞父失足溺於水孝子卽躍入洪流中負之而出其平日實不諳水性也狂風駭浪竟獲無恙鄉鄰不戒於火及呂氏廬孝子突燄而入負父出纔及門所居室燼焉䟦險蹈危若有神相豈當時所及料與

嵇文恭公精相士吳縣石琢堂太史以諸生入謁公卽

語之曰子當以第一人及第嗣石六試不遇公許之益堅乾隆庚戌石果大魁天下而公適以是年恩賜重赴瓊林聞喜宴日公掀髯對太史曰殿撰公我豈妄哉同年九十七人咸爲齒粲

順治一朝漢大學士如范文肅公文程及應州鮑公承先(後改史參)貽自先朝外漢臣應枚卜之選者凡二十三人其中通籍前明來輔

新運如涿州馮銓南安洪文襄公承疇德州謝清義公陞皆萬歷年間進士曲沃李建泰商邱宋文康公權皆天啟乙丑進士溧陽陳名夏崇禎癸未探花海鹽陳之

遊崇禎丁丑榜眼靜海高文端公爾儼崇禎庚辰探花
掖縣張文安公端大名成克鞏皆崇禎癸未進士安邱
劉正宗崇禎進士吳江金文通公之俊萬歷進士高郵
王文通公永吉寶雞党崇雅皆天啟乙丑進士井研胡
世安曲沃衛文清公周祚皆崇禎進士其十六人至康
熙初尚有益都孫文定公廷銓寶坻杜文端公立德及
正定梁清標三人皆崇禎進士蓋
天祚興朝氣機鼓動膚敏之士不覺翩然來歸然釋褐
過早身事兩朝則又諸公之闕憾也
林清之變吳曹州堦實爲首功嘉慶十八年七月金鄉

縣邪教萌枿巡撫同公興以吳可任大事屬往捕遂由泰安權金鄉時八卦教潛煽曹衛閒數十州郡密訂變期倡言八九月有白陽大劫誦八字訣可不死愚民狂騖恐後金鄉教首崔士俊遙戴劉林爲教主劉林卽林清也逆情日恣吳至走詗其迹以計獲士俊並其徒黨數十八亟送省獄悉斬之大府始得以士俊等從林清謀逆內連宦豎狀飛章上變並以逆黨之隸直隸者馳告直督賊由此驚惶自亂其約而兇渠林清闖入禁闥首尾失應遂得旦夕殲滅吳在金鄉運奇縛姦完危城保良弱賊鋒猝興累戰皆靡鄉團助順縛賊送城

下者凡斬馘五十斷脛劉筋者八十有奇而金鄉以靖

明年曹衛悉平

仁宗著天人交感說亦以吳之竭忠濟囏爲足多也論

功

賜花翎升署曹郡入都

上急欲見之詢大臣曰吳堦來未大臣以告

特旨令即日入見

召對詢戰守顛末獎勵優異越三年復朝京師

天顏霽和垂叜乃績深廑其病喉慰諭至再既而失察

所屬鄆城單縣獄部依法兩議降調

仁宗始則優詔許留繼則
召至闕下予復秩見喉音未愈
聖情惓惓命善自養每山東大吏述職必
咨詢及之吳雖未大顯而遠臣之遇主至於如此則亦
足慰其勞勩也已

道光朝內閣中書舍人多異材儁彥龔自珍定盦以才
魏源默深以學宗稷辰越峴以文吳嵩梁蘭雪以詩端
木國瑚鶴田以經術時號薇垣五名士考中書省地望
清要唐宋以後與翰林並稱華選
本朝名臣名儒亦多奮迹其中自捐例推廣五貢及捐

納舉人均可報捐於是

絲綸清切之地竿濫滋多文章無色矣

張文和與阿文勤最相得文勤子文成公初在朝列文和視之如子弟一日見文成疾趨諭之曰汝遠到之器當持以凝重君子不重則不威文成終身誦之劉文正與興縣孫文定（本朝咸豐以上孫文定有三人一康熙朝大學士益都孫廷銓一道光朝戶部尚書濟甯孫瑞珍一郎興縣相國其最著者）亦最相得文定子孝愉官秋曹爲文正屬吏文正待之尤嚴曹事悉以委之至廢寢食文定偶以爲言文正曰此姑息之愛也文定語塞觀此見前輩公卿之交誼不以科場通榜館閣派差爲厚其

通家子姓也

高宗嘗諭傅文忠公恆佛法清淨於身心亦有裨益公餘宜擘究內典公奏云佛法先戒貪嗔癡皇上天亶聰明尚有時嗔怒過節如臣庸愚恐學亦徒勞又一日進見

高宗偶論魏徵敢諫公云魏徵每陳諫牘唐太宗不但不怒並有褒賞魏徵見是敢諫便宜故不憚直言上頷之偉哉文忠得大臣納誨之道矣

年羹堯征青海日營次忽傳令云明日進兵人各攜板一片草一束軍中不解其故比次日遇塲子溝淤泥深坑也國

語云爾令各將束草擲入上鋪板片師行無阻蓋番人方倚此為險不意大兵驟至也遂破賊巢又年征西藏時一夜漏三下忽聞疾風西來俄頃即寂年急呼某參將領飛騎三百往西南密林中搜賊果盡殲焉人問其故年曰一霎而絕非風也是飛鳥振羽聲也夜半而鳥出必有驚之者此去西南十里有叢林密樹宿鳥必多意必賊來潛伏故鳥羣驚起也年雖跋扈不臣罹大譴其兵法之靈變實不愧一時名將之稱

岳威信公征青海行至崇山見野獸羣奔曰此前途有放卡賊蓐食速驅果擒百餘人自此探信賊斷得捕穴

獲醜與年事畧同

桐城派古文望谿開之海峰繼之至惜抱而其傳始大此天下之公言也惜抱出於劉門世幾有青藍冰水之喻然惜抱之學師法家法殆兼有之惜抱之世父薑塢編修範博聞强識誦法先儒與海峰友善諸子中尤愛惜抱每談文必令侍側惜抱幼時卽喜親海峰客退輒肖其衣冠談笑爲戲故編修授以經學而復使受古文法於海峰

惜抱先生纂修祕書時于文襄雅重之欲一出其門竟不往書竣當議遷官劉文正公以御史薦已記名矣未

授而公蕘先生遂決計去既退歸梁階平相國屬所親傳語曰姚君若出吾當特薦可得殊擢先生婉謝之集中所謂復張君書也南康謝方伯啟昆見先生退而歎曰姚先生如醴泉芝草使人塵俗都盡青浦王侍郎集海內詩至先生曰姬傳藹然孝弟踐履醕篤有儒者氣象見石甫所作家狀按先生每以義理考訂文章並稱設非邃於義理安能出處光明萬流仰鏡若斯乎

索綽絡氏文莊公德保任翰林學士僅九日晉內閣學士後其子相國英和任詹事亦僅十日晉閣學相國嘗語人以為

國恩家慶亙古希遭也

燕下鄉脞錄卷四終